

鄭振鐸，是一個愛書勝於自己生命的代號。
失書記，是一個書痴的絮語、私語，以及普世愛書人的共同密語。

失書記

鄭振鐸

Passion 11 失書記

作者：鄭振鐸

責任編輯：徐淑卿

封面設計：張士勇工作室

法律顧問：全理法律事務所董安丹律師

出版：英屬蓋曼群島商網路與書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台北市 10550 南京東路四段 25 號 10 樓之 1

TEL : 886-2-25467799 FAX : 886-2-25452951

email : help@netandbooks.com

<http://www.netandbooks.com>

發行：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 10550 南京東路四段 25 號 11 樓

TEL : 886-2-87123898 FAX : 886-2-87123897

讀者服務專線：0800-006689

email : locus@locuspublishing.com

<http://www.locuspublishing.com>

郵撥帳號：18955675

戶名：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銷：大和書報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縣新莊市五工五路 2 號

TEL : 886-2-89902588

FAX : 886-2-22901658

製版：瑞豐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2007 年 3 月

定價：新台幣 250 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失書記／鄭振鐸著.——初版.——臺北市：
網路與書出版：大塊文化發行，2007〔民96〕
面；公分.——（Passion；11）
ISBN 978-986-6841-00-2（平裝）
1. 藏書 2. 圖書 3. 收集與保存

029.2

96002650

passion

of the books, by the books, for the books

卷一

G256
20104

失書記

鄭振鐸



序

劫難太多，解人太少

止庵

在與鄭振鐸輩分相當地位又大致接近的那批作家中，他是仍與我們關係較多的一位。相比之下，有些當年很響亮的名字，現在只在文學史中才被提到。詩歌當行時，我們看鄭譯泰戈爾《新月集》和《飛鳥集》；圖文書時興時，他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被不只一次翻印；「書話」走運時，後人所編《西諦書話》也成了範本之一。這未必是多大的緣分，卻頗為持久。現在《失書記》在臺灣出版，也是一個證明。

鄭振鐸是文化名人，有關他的生平，網上可查，無須辭費。他有多種頭銜，諸如作家、翻譯家、文學評論家、文學史家、藏書家、目錄學家、大學教授、雜誌主編，乃至

政府官員等。假如要舉出其一生事業中最要緊者，依我之見，恐怕還是一般介紹文章。雖然總要提及，卻非擁有上述各種頭銜就能做到的那一件：「抗日戰爭前夕，他留在上海，組織文獻保存同志會，四處奔走，為國家搶救了大批珍貴文獻。」就中即包括《盼望鈔校本古今雜劇》。此誠為中國文化史上一樁壯舉，一項偉業。鄭氏他種作為，雖亦不凡，別人卻也做得；惟有此事，他若不做，就沒人能做了，或者沒機會做了。此中詳情，鄭氏自己多有記述，本書收錄不少，這裏不贅言。

鄭振鐸一生著述，我覺得也數《求書目錄》、《劫中得書記》、《劫中得書續記》等最有意思。雖然在他，此類之作僅為上面所說的餘緒而已。這路文字一般歸於「書話」。「書話」是很晚才有的名目，雖然可以上溯到黃丕烈《士禮居藏書題跋記》，抑或更早。說來概念、範圍都有待釐清，光靠唐弢所謂「一點事實，一點掌故，一點觀點，一點抒情的氣息」還不足以界定。這大概可以分成兩路，其一為讀書記，其一為得書記，對照黃丕烈等所作，則前者是「變格」，後者是「本格」。以二十世紀幾位「書話」大家而論，周作人的《藥堂語錄》、《書房一角》，乃至後人編進《知堂書話》的許多文章，大多係讀書記，見識之高，同時或後來作者實難望其項背；鄭振鐸、唐弢、黃

裳等，則是得書記比讀書記寫得好。唐文中和，黃文恬淡，鄭文不免稍顯激越，若作他種文章或為一病，《求書目錄》、《劫中得書記》、《劫中得書續記》等卻係以非常之筆，記非常之事，是以堪稱相得益彰。我嘗謂書話尤其是得書記一體，至鄭、唐、黃大致告一段落，因為後人不再有他們那個「得」的際遇了。我輩太平日子裏搜羅幾本書，豈能與鄭氏筆下所載相比，所以這篇文章是沒法寫了。

鄭振鐸搶救文獻之舉，固與其個人愛好相關，即如《劫中得書續記》、《清代文集目錄》跋》所說：「余素志恬淡，於人世間名利，視之蔑如。獨於書，則每具患得患失之心。得之，往往大喜數日，如大將之克名城。失之，則每形之夢寐，耿耿不忘者數月數年。」此中眼界、心胸，又非尋常愛書人所有。不過《劫中得書記·序》說：「夫保存國家徵獻，民族文化，其辛苦固未足埒攻堅陷陣，捨生衛國之男兒，然以余之孤軍與諸賈競，得此千百種書，誠亦艱苦備嘗矣。」《求書目錄》說：「說是『搶救』，那並不是虛假的話。如果不是為了『搶救』，在這國家存亡危急的時候，我們如何能夠再向國家要求分出一部分——雖然是極小的一部分——作戰的力量來作此『不急之務』呢？」似乎別有感慨。蓋鄭氏所為，當時並未獲得一致理解。如葉聖陶在私人通信中說：「鐸

兄代購之元曲，中間有無出色之作？教部居然有此閒錢，亦殊可異。現在只要看到難民之流離顛沛，戰地之傷殘破壞，則那些古董實在毫無出錢保存之理由，我們即沒有一隻夏鼎商彝，沒有一本宋元精槧，只要大家爭氣，仍不失為大中華民族也。以教部而為此，亦不知大體之一徵矣。」（一九三八年七月二日致黃裳，見黃著《書之歸去來·故人書簡——葉聖陶》）所云「代購之元曲」，即《脉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巴金更曾公開予以批評。——多年以後，他在《懷念振鐸》一文中說：「敵人的槍刺越來越近了，我認為不能抱著古書保護自己，即使是稀世瑰寶，在必要的時候也不惜讓它與敵人同歸於盡。當時是我想得太簡單了，缺乏冷靜的思考。」國破家亡之際，兩位有此想法不足為奇，亦無可非議。然而時過境遷，我們終於明白：文化之劫比政治之劫、經濟之劫更難恢復；甚至要說，政治容或轉而清明，經濟可能重新振興，文化的損失則無以彌補。「夏鼎商彝」、「宋元精槧」、「稀世瑰寶」，沒有就沒有了。自秦火直至四十年前一番浩劫，概莫如此。我讀《史記》，見《儒林列傳》所云：「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間。」每每感動不已。今思鄭公亦差可比擬。只恨古往今來，中國文化劫難太多，而此等人物太少也。《懷念振鐸》係巴金未竟之作，其中又說：「我批評他『搶救』古書，

批評他保存國寶，我當時並不理解他，直到後來我看見他保存下來的一本本珍貴圖書，我聽見關於他過著類似小商人生活，在最艱難、最黑暗的日子裏，用種種辦法保存善本圖書的故事，我才瞭解他那番苦心。我承認我不會做他那種事情，但是我把他花費苦心收集起來、翻印出來的一套一套的線裝書送給歐洲國家文化機構時，我又帶著自豪的感想想起了振鐸。」這當然是後話，然而我們於此更無別的可說了。

鄭振鐸另有一文為此書所未收，不妨順便一提，即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二日上海《週報》所載〈借周作人〉。上來就說：「在抗戰的整整十四個年頭裏，中國文藝界最大的損失是周作人附逆。」歸結為：「即在今日，我們不單悼惜他，還應該愛惜他！」具體言之，則是：「我們總想能夠保全他。即在他被捕之後，我們幾個朋友談起，還想用一個特別的辦法，囚禁著他，但使他工作著，從事於翻譯希臘文學什麼的。」其時周氏繫獄不久，此論豈止「不合時宜」，簡直「冒天下之大不韙」。我想鄭氏之用心，正與為國家搶救《脉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等同。及至周作人出獄，客居上海，成《希臘女詩人薩波》一書，是為晚年眾多著譯之第一種。「書編成後將原稿託付康嗣群君，經他轉交給上海出版公司，後來鄭西諦君知道了，他竭力慫恿公司的老闆付印，並且將

它收入他所主編的【文藝復興叢書】裏邊。」（《知堂回想錄·我的工作一》）對此周氏有言：「古來有句話，索解人難得，若是西諦可以算是一個解人，但是現在可是已經不可再得了。」我們對於鄭振鐸，也應該于「文化名人」之外，再給加個「文化解人」，——老實說，擔得起這個名號的人並不算多。

二〇〇七年二月四日

（本文作者為中國大陸著名文學評論家）

目次

(序) 劫難太多，解人太少	止庵	五
失書記		一五
蟄居散記(摘錄)		一八
燒書記		一八
「廢紙」劫		二四
售書記		二七
求書日錄		三三
劫中得書記序		七九
新序		八三

跋脉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 八九

附錄一 黃堯圃題識 一四六

附錄二 丁祖蔭跋 一四七

清代文集目錄序 一六〇

清代文集目錄跋 一六三

中國版畫史序 一六八

跋唐宋以來名畫集 一八七

漫步書林 二〇〇

引言 二〇〇

王禎：農書 二〇三

劉基（傳）：多能鄙事 二〇九

無名氏：居家必用事類全集 二一一

鄭璠：便民圖纂 二一二

無名氏：墨娥小錄 二一六

汪懋孝：梅史 二一九

余象斗：列國志傳 二二〇

玄燁：康熙幾暇格物論 二二四

王世懋：學圃雜疏 二二七

周文華：汝蘭圃史 二二八

談買書 二二九

談訪書 二三三

談整書 二三八

談分書 二四三

談印書 二四八

（跋）隱身淪陷區八年的書癡

——鄭振鐸 郝明義 二五五

